

創作：kiss the spider

email. 絮語  
之理想

From: SW@email.絮語  
To: DF@email.絮語  
Subject: 玫瑰  
Date: 2006xxxx 00:29:08

Dear DF,

下兩天，偷得浮生半日閒，我走進戲院看《蘇菲最後的五天》（又名《抗戰白玫瑰》，Sophie Scholl-The final days。Marc Rothemund導演）。1943年，慕尼黑。納粹德國在斯大林格勒嚴重戰敗。同時間，一群大學生組成名為「白玫瑰」的反第三帝國地下運動，反對希特拉。成員蘇菲和她哥哥漢斯偷偷在慕尼黑大學派發傳單；隨即被捕。之後五天，二人分別被連番審問，判決，斬首。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踏出戲院，雨停了。我踱着步。我從法西斯想到自由民主。我從兩個年青人在大學派傳單想到對抗納粹挑戰制度。我從二十一歲的年青人的良心勇氣想到與強權對峙其中不無驚懼怯懦想到理想希望。我踱着步。回走於那熱鬧的街道。

SW

From: DF@email.絮語  
To: SW@email.絮語  
Subject: 回覆：玫瑰  
Date: 2006xxxx 07:31:13

Dear SW,

去年我在英國也看過《抗戰白玫瑰》。噫，我也在想。我從兩個年青人拿着那份良知，在大學教室外的走廊上一隅又一隅處，留下傳單——那多像一件當代裝置藝術作品，想到蘇菲從大學二樓走廊欄杆處，把一疊傳單撥下、四散——那多像另一件當代裝置藝術作品——多美麗。我從蘇菲那地下運動「白玫瑰」的顛覆，想到Tina Modotti那玫瑰的照片。送給你，美麗的Tina Modotti那美麗的玫瑰。

是的，Modotti她美麗，認識她的人，都說她美麗。遇見過她的人，都驚鴻一瞥：美麗。

你是知道的，Modotti出生長大於意大利，移民美國，遷居墨西哥，住過史大林時期的蘇維埃主義共和國聯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流放於墨西哥，最後死在那裏（比蘇菲早一年過世）。Modotti結婚過。有好些情人。她當過工人、模特兒、默片演員（她笑稱自己的職業是「人類」）。她有一部Graflex相機，大而且笨重，她拿起，也會放下。她是一個攝影師。

古今中外，美麗，是一個讚賞，一個詛咒，也可以是一個方便，或防礙。我們記得Modotti的美麗，她的戲劇人生，她的革命事業，忘記了她的創作。她的攝影。那些照片。

1913年，年輕的Modotti來到美國，她不無歡唱：這裏，人人以美麗量度事物……我不知道美麗對革命來說有些什麼用？她南移墨西哥，在墨西哥，一個火紅的太陽，燃點她一顆革命的好奇心與一點革命的希望。她找到自己。一個新的國度。一個烏托邦的將至。Modotti把她看到的，一一照下。照下來的，是一個個的普通人，或工具，那原始底生活。

婦女，孩子，勞動人與手……

Modotti當過工人，她當過（被注視的）模特兒或演員，她有曾經浸泡在絲綢或針線活的一雙手，這樣，當她的手要按下快門的時候，她明白如何把墨西哥勞動人那艱苦生活裏頭的悲哀高尚的素質收在鏡頭內，這樣，當她再按下快門，她知道如何拍下那婦女底卑微而無損她們的美麗與力量。她知道，她明白。美國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說：照片呈現一個場景，同時還呈現記錄者看到的是什麼場景；照片反映一個記錄，同時也反映一個世界觀。Modotti照下來的，是墨西哥人的謙遜質樸剛毅，照下來的，是她的關切。感情。毋以忘懷。如果她對她拍攝的對象沒有關愛，如果她對她拍攝的沒有寄望，如果她不把自己看成是那處境的其中一人，那，她的照片，會有靈魂？（無）色（無）面相。玫瑰花，婦女，孩子，勞動人，手……人物或靜物。形狀或結構，平面，線條，影子，空間，在在有一份詩意。那是希望，遠景，期盼。

她對苦難，沉默洞悉。她照下。

她拍下一個時代一個處境的精神。那照片裏頭熾熱的信念，屬於某時某地，那革命之將至，那集結街上的勞動工人，舉起的斧頭與鐮刀，那藝術的馬克思主義者，她舉起她的相機——咔嚓——美麗是共產。共產，多美麗。墨西哥攝影師Manuel Alvarez Bravo說Modotti的攝影可劃分為兩個系列：浪漫的，和，革命的。我說，她的攝影，是浪漫的革命，革命的浪漫。

DF

SW@email.絮語replied:

Dear DF,

今天將是明日的昨天，今天活在死亡其中，將要過去的，那便成歷史。德國學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生活即是留下遺跡。攝影提供了這遺跡，即歷史。如果班雅明說攝影不是從屬於歷史，如果班雅明說攝影是提供歷史，如果看過Modotti（攝影）的照片，我想，我相信，那（她的）（攝影）照片提供了歷史。

她的照片構圖簡潔，冷靜而潛藏着熱情。我想她的確以她敏感的觸覺，以她的工具，去捕捉每一個當下可能的鏡頭。相機是一件工具，但我想它該具有比工具更重要的角色。像寫作的要知道他／她的筆（或電腦），畫畫的要知道他／她的色彩／符號（或其它什麼的——在這個後現代的場景），攝影的要知道他／她的鏡頭／快門，但，還要有一個視點。一個熾熱的心。

今天，攝影科技的發展與普及，雖然不是人人手上一相機，但幾乎是人人人都可以攝影（如此，推廣了文化的民主化？如此，人人都在提供歷史？），這，相信無論是班雅明或桑塔格或Modotti或她的情人Edward Weston另一位美國攝影師也無法想像。

在她的墓碑上，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句是這樣：

Pure your gentle name  
pure your fragile life.  
bees, shadows, fire, snow, silence and foam,  
combined with steel and wire and  
pollen to make up your firm  
and delicate being...

啊Tina Modotti。謝謝你送我她的玫瑰。謝謝你送我的是Modotti拍下的照片，那玫瑰美麗的玫瑰。謝謝你送我的不是別人拍下她的照片，那美麗的Modotti。

是的，古今中外，美麗，是一個讚賞，一個詛咒，也可以是一個方便，或防礙。我們記得她的美麗，她的戲劇人生，她的革命事業，但，我們沒有忘記她的創作。她的攝影。那些照片。一闢歷史。

用班雅明的角度看，就讓照片，讓那過去，那緘默無聲的（過去），以自己的聲音講述。

SW

DF@email.絮語回覆：

Dear S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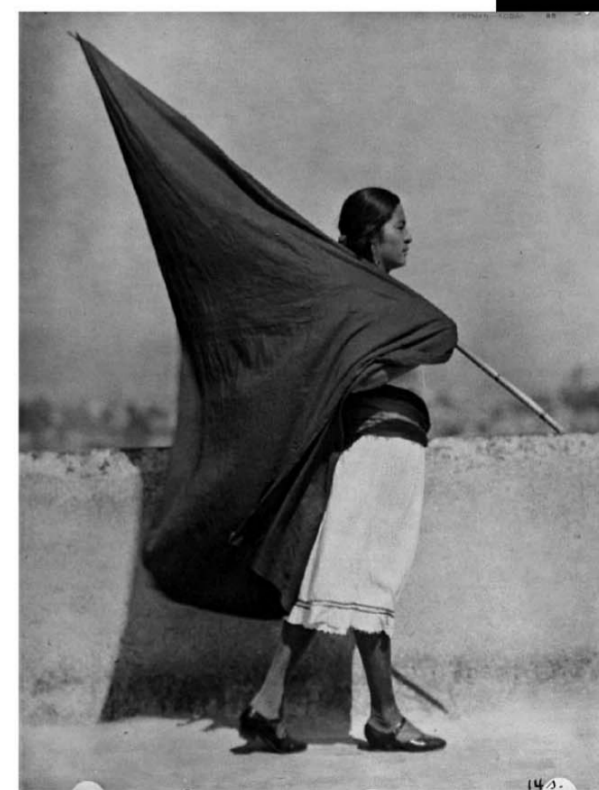
我從來不敢，也不會小看（我的）工具，那枝筆或那部攝影機。我也拍過人，物。對於在場那種身分與角色，對於鏡頭內的，我不知如何參與或抽離。法國攝影師Henri Cartier-Bresson說過：在拍攝當中，不該思考，思考會蒙蓋了攝影者的感／知覺，也違反了被攝物的獨立自主性；思考，只可以在拍攝前，或後。但，拿住相機，我無法不思考，於是胡思亂想。我只得把相機放下。

冷靜。參與。其中。很難啊。

在當時，Modotti身處的墨西哥，一個在學校偷錢的孩子的刑罰是要他當上校內的財政管理。理想的國度。她的熱情躍動。人說她是一個（美麗）（革命）（攝影）的人。她舉起相機，看着她的鏡頭內外，一手按下快門，照下。她放下相機。她的心靈，有物，她有信仰。

我們被她的美麗吸引，驚嘆她的革命，為什麼呢？我們忘記了她的創作。創作，算什麼呢？在生命跟革命之間，她得選擇，她選擇了革命。在創作跟革命之間，她得選擇，她選擇了革命的創作。她說：我認為我是一個攝影師，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是的，我們記得她，和她的（照片）創作。

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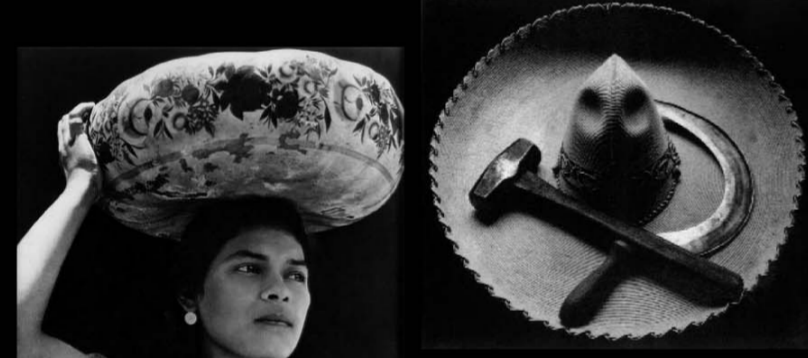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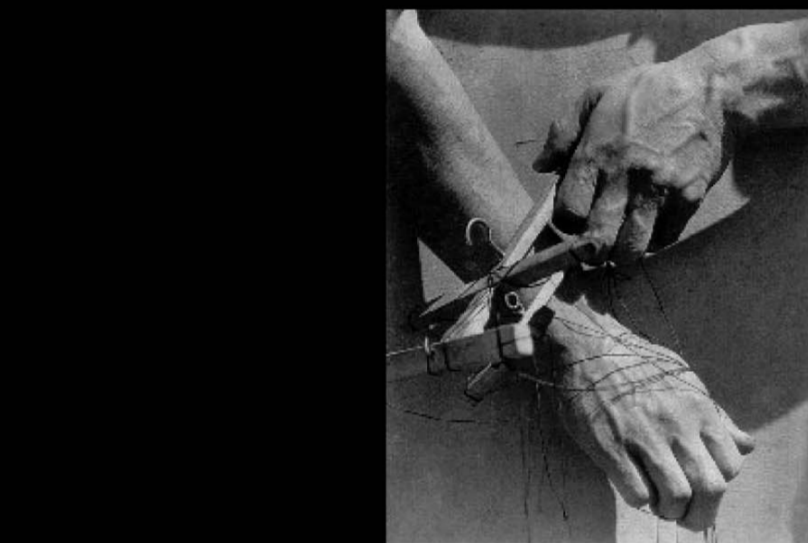


SW@email.絮語wrote:

Dear DF,

今天，我們的社會貧富極懸殊，賞罰不分明，正邪無間道，我（們）生不逢時又不逢地，沒有那火紅的太陽高高照，我們這個社會或會對一個小孩（或大人）的過錯曉以大義，但也總不會把偷錢的放在財政部門當主管，否則，只會讓人感到嘩然不可思議（因此而引起公憤繼而烽煙四起上街遊行……）。我羨慕Modotti（或蘇菲）的選擇，因為我沒有（勇氣）（選擇），這樣很好，我（上班）工作，（下班）睡覺，一天一夜，就過去了。看見別人的勇氣／選擇……我會以我靈魂，熱切的，激賞，我會用我手，我心。鼓掌。

SW



由上而下由左至右

Tina Modotti, Roses, 1925

Tina Modotti, Hands of the puppeteer, 1929

Tina Modotti, Woman of Tehuantepec, 1929

Tina Modotti, Mexican sombrero with hammer and sickle, 1927

Tina Modotti, Hands holding tool, 1927

Tina Modotti, Mexican peasant boy, 1927

Tina Modotti, Workers parade, 1926

Tina Modotti, Woman with flag, 1928

寫作是一種形式的視覺藝術。  
有關文字的，可以是視覺藝術的。